



▲《浪浪山小妖怪》劇照。

上上周在內地上映的動畫電影《浪浪山小妖怪》，作為《中國奇譚》中人氣單元《小妖怪的夏天》的衍生作品，一經登場便收穫了觀眾的廣泛好評。豆瓣網上向來挑剔的觀眾，給出了高達八點六的高分，因其不僅讓孩子們捧腹大笑，更讓許多成年人在笑聲間悄悄紅了眼眶。

故事延續了原作的幽默與溫情。影片中的小妖怪們，依舊是那群笨拙、單純、偶爾有點狡黠的「草台班子」成員。他們的取經之路並不光鮮亮麗。可正是這樣的路途，讓每一位角色在磕磕碰碰中看清了自己，並學會在艱難中守護心底的善意與真誠。

導演在畫面表現上延續了《中國奇譚》一貫的中式美學風格——山水如畫，色彩飽滿卻不刺眼，配合水墨質感的動態設計，既有古典韻味，也保留了動畫的靈動與童趣。音樂部分則巧妙融合了民樂與現代配器，既能烘托冒險的節奏感，也能在情感爆發時擊中觀眾的心弦。

影片的笑點雖然密集，但並非簡單的「搞笑堆砌」。不少幽默來自對生活的洞察與人情的共鳴，成年人能在台詞的細節裏感受到對職場、友情甚至人生方向的隱喻；而孩子們則能單純享受小妖怪們的傻氣與熱鬧。這種雙層結構的故事，讓不同年齡段的觀眾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觀影樂趣。

《浪浪山小妖怪》告訴觀眾，即使沒能達到最初的目標，只要在旅途中學會了真心對待自己與他人，那便是一種勝利。笑着笑着會哭，不是因為悲傷，而是因為在小妖怪的故事裏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「世界就是一個巨大的草台班子」，取經不成功又如何？在取經路上成為了那個你更喜歡的自己，足矣。



## 父親的好運

父親每周抽出一個早晨和幾位「驢友」去公園喝茶聊天，十分愜意。不過，他最近一次出行發生了一個小「事故」。

那日父親像往常一樣打網約車出門，不料司機停錯了公園入口，離茶館步行還要十五分鐘。他急忙下車後，又發現手機落在網約車上。再叫司機已來不及，人家開走了。他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。對內地大部分人來說，手機牽扯「身家性命」，除了通訊聯絡、購物、就醫、出行、理財、認證，「不可一時無此君」。父親擔心下一位乘客會拿走手機，夏日炎炎下疾行到茶館，找到一位朋友幫忙，打他的手機卻無人接聽。他又讓朋友打母親的電話，希望通過母親聯繫網約車平台，但母親開了靜音，也沒接聽。再讓朋友打落下的手機，這次網約車司機接聽了，答應把手機送回來。於是折騰十五分鐘，加付十二元車費後，父親終於和他的手機「重聚」了。

母親怪父親出門不帶包，夏季的長褲布料薄，口袋淺，匆忙之中容易發生此類事故，他也承認犯了個「低級錯誤」。不過，父親覺得這次事件有驚無險，是「不幸中之大幸」，不但回家後給我們細說究竟，晚上給朋友打電話說起還興致勃勃。生活中的小波折一旦順利解決，的確能發揮獨特效力，讓當事人深感幸運之外，還能給予新鮮感、成就感、滿足感。

如果健康允許，老人盡可領略新風景，結識新朋友，解決新問題。與其每天在電視機前昏昏欲睡，不如出門接觸社會。對不能出門的母親，每天網購，和商家、客服「鬥智鬥勇」，大概是給生活注入活力的「平替」吧。



高考年年考，年年都有新熱點。今年，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為未錄取考生寄送「未錄取通知書」，成為網絡熱議話題。大多數網友十分認可，讚其為「暖心」之舉。也有網友以為，這一做法在落榜考生傷口上撒鹽，「扎心」。還有人提出，年年都有未錄取的考生，如果年年寄，第一次有新鮮感，後面成為一紙具文，又有何意義呢？

我站在支持的一邊。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寄出的未錄取通知書，不是公事公辦的「告示」，而是校長徐揚生的親筆信，附贈校徽小禮物。在

上回提到布拉克的《瓶與魚》，我又想到它的創作背景。當時，布拉克與畢加索一起發明了「立體主義」，但在戰爭爆發後中斷了創作，而他甚至一度失明。傷癒之後，他重拾畫筆，再次面對畫布時，已是另一種安靜堅定的姿態。

《瓶與魚》（一九一〇到一九一二）畫於失明之前，那是布拉克強調視覺衝擊的時期，但在短暫失明之後，他繼續畫了其他版本的《瓶與魚》，卻更關注物體的內在空間與結構，就像一位失去聽覺的人學會去感受氣流的震動，而這一個曾經失去光

二〇〇二年，我曾觀賞潘惠森為「演戲家族」劇團編寫的現代音樂劇《K城》。劇中的K城被一條大馬路分隔為上K及下K，兩個區域的居民互相對立，爭持不休。一位名為Forget-me-not的少女，為了尋找於K城遺失的手提電話，遊走及周旋於K城各階層人等。該演出以音樂劇形式包裝寓言故事，讓觀眾沉醉於迷幻和想像的空間。當時潘惠森編寫該劇本之餘，另亦創作了文章《K城以外二三事》成為配套。近期香港話劇團演出的《K城故事》，就是由外籍導演及話劇團駐團演員聯手根據該文

八月一日亞洲現代交響樂團演出第二套節目，以哈察都量《斯巴達克斯》第二組曲開始，弦樂延續上日強勢，首段柔板主題拉奏出愛意纏綿效果，力度拾級而上，印象深刻。

接着三首新作品各領風騷。日本作曲家細川俊夫《櫻花》根據傳統旋律，二〇二一年以全新管弦效果首演。全曲除了弦樂奏出基本的固定低音，主題以不同形式若隱若現，而且帶有風聲效果，儼如櫻花在寒風中綻放。韓國作曲家申東勳二〇一九年在柏林首演《人鼠之間》，兩段音樂突出雙簧管（場刊中文誤寫為單簧管）及巴松管獨奏，後者與低音大提琴的

## 豆腐煮菠菜

到日本草津參加食學研討會，分享自己對香港飲食非遺的研究，同場學者一同討論，內地的非遺於系統上的異同之處。有外國學者提問，為何香港飲食非遺的製作技藝，有來自內地北方的水餃，也有源於西方的奶茶。我回答，這兩個例子正好說明，香港飲食文化具有中西包容的特性，而且歷史源頭也有不同。

會議晚宴，由校方餐旅學系，提供以在地食材烹調的料理，炸蝦、飯糰、沙律、飯麵，同吃同聊近況和學術問題。同場有現烤薄餅，上添芝士與碎豆腐，味道融入得十分好。豆腐入饌，常雜其他食材同煮，清代《清稗類鈔》「煮菠菜」一條，就用上豆腐，文說：「菠菜加醬水、豆腐煮之，不加筍尖、香蕈。」豆腐配菠菜，現有作涼拌，或滾湯熱食，煮或加蛋，或加麵豉。麵豉和豆醬，也有相似的性質。

明代《山居本草》談「椿芽」，

信中，徐校長現身說法，溫言相慰，坦言錄取與否有多種因素影響，優秀比成功更重要。高考只是人生各種考試中的一場，「用不着因為高考的結果影響未來的人生」。

確實，就高考而言，一考定終身的概率正變得越來越小。放遠一點看，傳統社會科舉制度下，考場失利而名垂千古者大有人在，蒲松齡便是其中之一。當然，剛經歷了高考的年輕學子可能已聽了許多這樣的話。不過，話的效果，不在於說什麼，而在於誰來說。「清空自己，放掉包袱，再次出發」，這話

明的人學會了看見事物的內在。

或許，《瓶與魚》所傳遞的不是一種形式上的立體突破，而是一種生活態度的轉變，也就是這樣安靜地去拆解與重組我們的日常，在斷裂中找到連結，在破碎中找到溫柔。

平日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靜物，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存在，但當我們仔細凝視，甚至用布拉克式的方式去構想它們的形與面，它們便能夠從背景中浮現，成為值得欣賞的存在。

這也讓我想到，那間斯普利特的魚販舖，有一位年長婦人，她熟練地處理一條海魚，手起刀落，乾淨利

章編作而成。

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沒有搭建舞台，寬闊的演區看來更適合《K城故事》描繪的游移和跨越。主人翁Forget-me-not由三位女演員分別飾演，其中兩位拿着米高峰擔任敘述者，另一位較年輕的演員以少女形象開展歷程。演出並不以敘事構成。Forget-me-not先述說自身與父母的關係：父母竟記不起女兒的名字，隱喻着現代家庭的疏離和冷漠。面對着城市充斥的手提電話，Forget-me-not可說是既愛又恨。它能為人們拉近關係，同時亦令人們



互動發出一系列低頻音色，效果新穎。

下半場演出香港作曲家蘇鼎昌一九九四年首演的《向卓越奔馳》，雄壯的銅管樂段有若李察·史特勞斯交響詩，嚴謹的結構和滿富效果的配

也有提到豆腐，言：「俗名『香椿』，芽嫩辛香，葉大硬苦，多食動風。不宜與豬肉、熱麵類食。同豆腐炒茹極佳。」椿芽現代可作涼拌或油炸，也會用於炒蛋、炒飯。古時椿芽用於炒豆腐，現在仍可見。

同屬明代的《古今醫統大全》，談珍珠的藥用方法，比較特別，詳言：「豆腐內蒸過，鐵臼內搗末研用。有用火煨，非其製也。一說入目，貴乎生用。」珍珠末現代作為中藥，古時製法是先釀入豆腐蒸過，再搗磨成末。文中提到，珍珠末不用火燒，生用最好，具明目、養顏的功效，現代要用，還得依中醫開的處方。



## 未錄取通知書

從自己心儀而未能如願的大學的校長口中說出，更有勸勉與鼓勵的意義。

恰如《愛拚才會贏》歌中所唱，「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時起，有時落。」正確面對失敗，尊重為每一次失敗所付出的努力，對個體而言，是心智成熟的表現，對社會而言，是文明進步的象徵。

在今天這個資訊發達的時代，錄取與否，早有網絡查詢，本無需借由信件來通知，因而寄一封正式的信函更傳遞出對每一位報考學生的尊重。說到「具文」，我倒希望「未錄取通

落。她也許從未聽過布拉克，但她的每一個動作，卻都讓人想起立體主義的精神：不是將世界簡化為平面，而是將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碎片，重新拼接成有層次的整體。

當我們懂得自足的視角，不用碰上豪華盛宴，不用換上深情凝視，也能夠靜靜地看著一尾魚、一個瓶，然後意識到：自己還在過日子，還能用心生活。

布拉克的畫作，讓我們重新學會凝視，重新學會欣賞生活的溫度。當生活碎裂時，不一定要試圖將它拼回原樣。我們可以像布拉克那樣，將破

## 《K城故事》

更加疏遠。

演出營造不少視覺效果，藉此展現Forget-me-not尋找K城的經歷和旅程。外籍導演崔維斯·普斯頓及美學師基斯杜化·巴勒卡塑造了九個大型流動的樓宇形狀硬件，活像大木偶般在演區移動，既像不斷變化的城市模樣，亦成為錄像投影的背景。除了三位演繹Forget-me-not的女演員，話劇團其他演員充當群眾，以形體動作展現時間流逝和沿途風光。

有別話劇團以往常見的表演劇目，《K城故事》沒有強烈的故事框架，也沒有引人追看的情節。然而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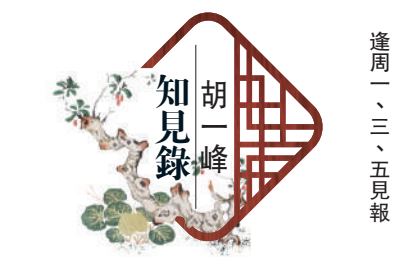
器，都讓我等一面聽、一面問：為何這樣出色的本地作品不常演？演後作曲家獲邀到台前接受掌聲，一身便服似乎與尊貴的身份不太匹配，當刻想起布魯克納，畢竟是藝術家啊！

音樂會壓軸是二〇二一年蕭邦國際鋼琴大賽冠軍劉曉禹，選奏柴可夫斯基第二鋼琴協奏曲。這是他與吳懷世兩年前在香港藝術節合作後的再一次合演（附圖）。此曲難度絕不亞於大家熟悉的《柴一》，悠長的第一樂章鋼琴與樂隊互相呼應，氣氛歡快，其中獨奏華彩段達到炫技目的。次樂章首席小提琴、大提琴的鋼琴三重奏的室內樂效果，演出悅耳。終章速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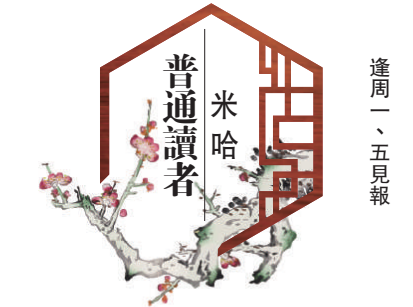
很久之前試過「聽書」——輕按屏幕，AI朗讀者就會將書中內容在你耳邊娓娓道來，男聲女聲各有若干款不同聲線可供免費選擇，若是付上一筆小錢，更有真人名家配音師的版本可供選擇。但我始終喜歡不上這種新興的閱讀方式，但要說具體原因，一時也答不上來。

最近讀到一本書，其中兩段文字剛好解答了困擾自己許久的問題。書是寫盲人閱讀的情況，其中一段介紹有位盲人閱讀者每天都在聽書，但他還是非常迫切地想要買到盲文書籍。作者問都已經每天在聽了，為什麼還想摸書。盲人說：「聽書，好像是懷裏被人塞了一堆東西。而摸書，是自己主動走進去的，就像走進海裏，感受海水一點點地漫過腳面，那感覺太美妙了。」哇！豁然開朗。相比起盲人「摸書」明

知」年年辦、校校辦，和寄送錄取通知書一樣成為考試制度的必選項，並推廣到一切考試應聘投稿等競爭性場景之中，讓每一個投出的心願都聽到體面的回響，哪怕只是一聲拒絕的回響。



碎拼成新的構圖，把不安與混亂變成一種可以細細品味的日常秩序，而我在什麼時候最能夠體會這一種立體主義式的生活態度呢？那就是我在分割、解構、享用我的海鮮大餐的時候。



兩位敘述者以話語描述的尋找歷程，例如雞蛋花樹的姿采，以及K城的名稱寓意，仍能引領觀眾透過自身想像而與演出連繫。整體演出全長一個多小時，當中仍能作出合適節奏。觀眾彷彿一同踏上陌生之旅，感受一次異域風情。



極快，很難想像樂隊在三天之內排練兩套曲目而且演出如此效果。

全晚最矚目的，是劉曉禹宣布加奏John Cage。大家萬萬沒想到，經典的《4分33秒》會以協奏曲形式演出，全場屏息觀賞管弦版「沉默是金」。



## 不喜聽書

眼人「看書」的主動，「聽書」有一種被動感；前者是「去探索」，後者是「被灌輸」。

還有一段是盲人向作者展示手機如何為他讀新聞讀書籍：「語速飛快，我根本聽不懂。三倍速是他平時聽東西的正常速度。」我立刻打開聽書APP試了試：一倍速太慢，聲音遠遠落後於眼睛；三倍速又太快，即使有文字在眼前也完全聽不懂。兩倍速雖剛好可以聽懂，但可能「解碼」因加速而扭曲的聲線，需要更多的能量，兩倍速的聽書無法堅持太久，很快就頭暈眼花了。聽書之路，任重而道遠呀！

